

西安外国语大学文丛

语言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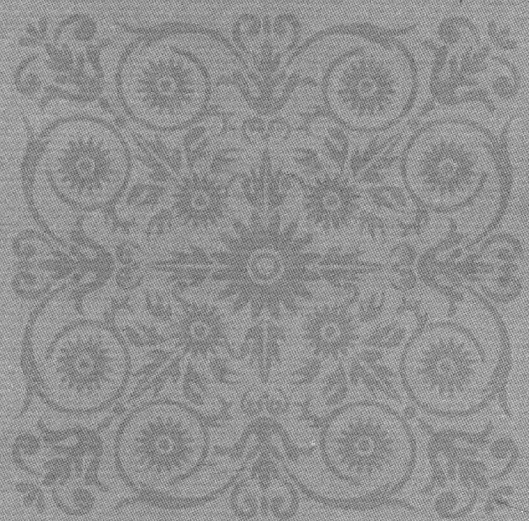
俄汉语情态范畴对比研究

谢 昆◎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西安外国语大学文丛



语言学



俄汉语情态范畴对比研究

谢 昆◎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汉语情态范畴对比研究 / 谢昆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 - 7 - 5161 - 6060 - 2

I. ①俄… II. ①谢… III. ①助动词 - 比较语法学 - 俄语、汉语 IV. ①H354. 2②H14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499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45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	(1)
一 选题的时代背景	(1)
二 选题的现实性	(2)
三 选题的意义	(3)
第二节 本书的结构	(4)
第三节 本书特色	(5)
第四节 本书研究的方法和语料来源	(5)
第五节 本书中的术语和译名	(6)
第一章 情态范畴的多维阐释	(7)
第一节 俄罗斯语言学中的情态范畴	(8)
一 从俄罗斯语法体系看情态观的嬗变	(9)
二 客观情态性浅析	(12)
第二节 汉语学界情态范畴研究概况	(14)
一 语气与情态范畴	(15)
二 情态动词与情态范畴层级	(17)
第三节 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情态范畴研究	(19)
一 M. A. K. Halliday 系统功能语法中的情态观	(20)
二 A. B. Бондарко 功能语法的情态观阐释	(26)
第四节 情态的认知解读	(30)
一 作用力图示理论	(30)
二 隐喻投射理论	(31)
三 动态模型理论	(35)
第五节 情态范畴层级系统的初步构建	(39)
本章小结	(47)

第二章 从广义模态逻辑视角看俄、汉语情态范畴研究	(50)
第一节 模态逻辑述要	(51)
一 模态逻辑及其特征	(51)
二 模态逻辑分类	(52)
三 可能世界与可能世界语义学	(54)
第二节 从言模态与从物模态	(55)
一 从言模态与从物模态的逻辑哲学溯源	(56)
二 从言模态与从物模态的语言学阐释	(59)
第三节 道义模态与祈使范畴	(64)
一 道义模态逻辑	(64)
二 祈使范畴的表达及主观化研究	(65)
第四节 评价模态与评价理论	(72)
一 评价模态的哲学、逻辑溯源	(72)
二 从评价理论看汉、俄语副名组合	(74)
本章小结	(86)
第三章 俄、汉语情态谓词对比分析	(88)
第一节 俄、汉语情态谓词范围及语义类别	(89)
一 情态谓词范围界定	(89)
二 汉语情态谓词语义类别	(95)
三 情态谓词语法化机制	(100)
第二节 俄、汉语情态谓词对比阐释	(104)
一 情态语境下的俄、汉语情态谓词对比	(104)
二 俄、汉语情态谓词的“可能世界”语义阐释	(108)
本章小结	(125)
第四章 俄、汉语体貌范畴的情态表现及对比分析	(127)
第一节 从广义体范畴看俄、汉语情态对比	(127)
一 体貌意义与情态表现	(127)
二 广义情态类型视角下的俄、汉语语法体貌范畴对比	(132)
第二节 俄、汉语否定结构与体貌范畴的情态表现	(145)
一 情态表现与汉语体貌否定表达	(145)
二 情态语境中的俄语体貌否定分析	(151)
第三节 俄、汉语“情态谓词+谓语动词”体貌对比	(158)

一 俄、汉语“情态谓词+谓语动词”体貌形式表达真势情态 意义的对比	(158)
二 俄、汉语“情态谓词+谓语动词”体貌形式表达道义情态 意义的对比	(164)
本章小结	(165)
结束语	(167)
附录一 术语对照表	(173)
附录二 人名对照表	(186)
附录三	(189)
参考文献	(220)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

一 选题的时代背景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已经由单一走向多极，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融合日益紧密，语言学已经与人工智能、哲学、逻辑学等不同类别学科紧密联系在一起；由对语言理论的系统探讨转向对其应用价值的分析，语用学、言语交际学等新兴学科的兴起使得语言学更加注重主体的自我中心表现；由描写转向解释，以描写为基础，以解释为终极目标；由结构转向认知，语言已经不再被看作一个孤立存在的抽象模式，而是主体进行交际和认知活动的基础。在语言学上述发展趋势下，“人”的主体地位得到肯定，“人”作为认知主体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潜质得到发挥，“以人为本”“从人出发”的核心理念愈加凸显出来。

随着语言学“人文主义”的复苏，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开始了自我反思。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转向对语言的深入探讨；伦理学从对既往“善”“恶”的单纯探讨和道德规范的论证、制定转而分析伦理学语言的意义和功能；逻辑学从单一的演绎推理、形式归纳衍生出语言的逻辑分析。越来越多的人文学科开始关注认知主体的观点、情感和态度，在人本主义的宏观背景下重新审视人文学科的本质、对人文精神的实质做出重新考量。

语言学的“主观性”思潮集中体现为对“情态”的研究。情态作为表达认知主体对客观命题和事件的一种主观态度，确立了认知主体“人”的主体地位，契合了人文思潮背景下人本主义精神的回归。

汉语学界老一辈汉语学家吕叔湘（1942）、高名凯（1948）、王力（1954）曾各自在自己的语法论著中就表情态的语气词、情态动词所具有的“可能”“或然”“必要”等基本情态概念在表意机制中的作用进行了

简要的分析。^① 现代汉语学人,如,贺阳(1992)、齐沪扬(2002)、崔希亮(2003)、彭利贞(2007)就汉语情态动词表达的情态意义进行分析并划分出相应的情态次范畴;对语气词表达的情态意义和功能进行历时研究和共时分析;在对汉语各种表达情态意义语法手段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汉语情态表意系统。^②

俄语和欧美语言学界在语言学不同流派转换更迭的宏观背景下,分别从结构主义、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情态范畴的层级建构等主要方面对各自关涉情态的主要内容进行描写、阐释。结构主义语言学主要对情态概念的内涵及情态表达的诸多语法手段作出界定,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当属在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Н. Ю. Шведова 等俄语语言学家领导下编著的三部权威性语法著作。情态系统的语用功能层面当属欧美学界 M. A. K. Halliday 所创导的系统功能语法和 А. В. Бондарко 为首的彼得堡功能语法学派影响最为显著,上述两派以语言的交际为出发点,研究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情态表现。认知语言学家侧重解释情态表现产生的原因及从情态内部对其衍生机制做出认知阐释,这方面的代表理论如 L. Talmy 的作用力图示理论、E. Sweetser 的隐喻投射理论和 R. Langacker 的动态模型理论。情态范畴的层级建构层面,各国语言学界都尝试对情态内部层级系统作出构建,尝试建立相对合理的情态表义系统。其中,欧美语言学家 F. R. Palmer、俄罗斯语言学家 Е. И. Беляева、汉语学者吕叔湘所建构的情态(语气)系统在各自学界有着相对代表性。总之,现代语言学已经对情态范畴表现展开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

二 选题的现实性

不同学界虽然都对情态范畴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仍存在不足之处,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对于情态范畴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没有足够清楚的认识,其定义繁杂多样、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于情态类型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

①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 1942 年版。高名凯:《汉语语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 1948 年版。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 1954 年版。

② 贺阳:《试论汉语书面语的语气系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 年第 5 期。齐沪扬:《语气词与语气系统》,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崔希亮:《事件情态和汉语的表态系统》,载《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二)》,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彭利贞:《现代汉语情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是。对于不同情态类型之间的关系,情态范畴层级系统由哪些要素构成模糊不清。

2. 对情态范畴主要表现手段之一的情态谓词较少纳入情态系统中研究,对情态谓词个案的研究、情态谓词属性、情态谓词中不同谓词所具有的情态义项之间的区别、联系,都没有得到充分、确凿的阐释。

3. 情态谓词的多义性在人类语言中具有普遍性,俄、汉语情态谓词在多义表现上又各自具有其个性。目前学者很少从多义系统的角度对现代俄、汉语情态谓词作出对比分析。

4. 缺乏从宏观角度对情态进行研究。表现在不同语法系统内部,缺乏对情态范畴与体貌意义、情态范畴与否定等不同语法范畴之间互致关系的分析;语法系统外部,语言学的情态表现与现代模态逻辑、语言哲学的共时联系没有得到整体把握。

三 选题的意义

1. 本书通过对语言学情态范畴研究现有文献的分析,结合汉语、英语情态研究的实际情况,阐释俄、汉语情态范畴及其下位情态系统,并对其层级系统进行界定;通过俄、汉语情态谓词对比,深化对俄语情态谓词表达的情态系统的认识,为普通语言学理论提供更多具有类型学意义上的实证。

2. 能够深化对俄语情态谓词范围中每个成员的语义、语法、语用和认知特征的认识。使我们对现代俄语情态范畴在现代俄语体系中的地位和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并深化现代俄语语言学理论对现代俄语情态的研究。

3. 多义情态谓词是本项目研究的重点,但是情态谓词多义的分化历来都是极为复杂的问题。所以本书的研究成果对计算语言学与情态相关的语言生成与理解具有参考价值。

4. 情态与逻辑模态(модус)具有本源联系,本书在现代模态逻辑的宏观背景下对模态逻辑的语言学情态表现作出勾勒,对自然语言的形式化描写作出铺垫,这也为日后人工智能、机器翻译奠定基础。

5. 情态谓词对于实现语篇人际意义及语篇话语表现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俄、汉语情态谓词的比较,在深化对俄、汉语情态谓词理解的基础上,能够更加准确表达语篇的人际意义,升华语篇的情态表现张力。同

时,通过对不同语言情态谓词的对比,为语际间情态谓词互译提供准确定位。

6. 情态范畴在语言中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主观化范畴,它与人类的认知活动有密切关系,因此本书的研究成果对语言与认知能力的关系研究也具备参考价值。

7. 有利于外语教学及翻译实践的顺利进行。在语言教学特别是俄语作为外语的教学上,多义情态谓词,历来都是教学的难点,通过俄、汉语情态谓词的多义对比,能够更加有效地掌握情态谓词的用法。在掌握俄、汉语情态谓词区别的基础之上,为准确理解翻译俄、汉语情态谓词奠定基础。所以本书的研究成果无疑会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第二节 本书的结构

本书以语言学不同流派、模态逻辑和语言哲学关涉情态的主要思想为指导,以俄、汉语不同情态谓词及同一情态谓词所具有的不同情态语义系统构建为核心,以俄、汉语情态谓词的共时、历时描写及俄、汉语情态谓词的义项对比、情态语境下的体貌对比为分析对象,以情态谓词在情态语境中的具体运用及体貌特征差别为描写目标。

本书的研究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为情态范畴的语言学表现及情态范畴与现代逻辑、语言哲学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体现作为情态范畴的主要表达手段的情态谓词所具有的情态属性。

本书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等相关部分,其中正文分为四章。

第一章主要在语言学不同流派转换更迭的宏观背景下,分别从结构主义、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情态范畴的层级建构四个方面对各自关涉情态的主要内容进行描写、阐释。描写方法采取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既对共时平面同一语言学思想中触及情态的不同语言学派别作出对别阐述,又对历时平面中不同语言学流派所映射出的情态观给予精要分析。

第二章我们尝试在语言哲学及模态逻辑的宏观背景下就与情态相关的语言学问题进行分析、阐释。本章所择取的模态逻辑分支与第一章情态类型相对应,分别为真势模态、认识模态、道义模态和评价模态,并以此为顺序展开语言哲学、模态逻辑和语言学关于情态的三维影像。

第三章在确定情态谓词内涵及本章所需要描写的情态谓词范围的基础

上,对情态谓词的语法特征、内部语义层级做出合理界定,同时概述了情态谓词内部不同情态义项衍生的语法化机制,对俄、汉语同一情态谓词所具有的不同情态义项进行对别,指出俄、汉语情态谓词的区别及联系。

第四章首先从广义体貌范畴视角论述了情态谓词与体貌意义的联系及各自语法体貌特征的情态表现,分析了俄、汉语否定结构中体貌范畴的情态特质,对俄语“情态谓词+谓语动词”所具有的体貌特征作出对别阐释。

第三节 本书特色

1. 本书在广义模态逻辑视角下,尝试对含有情态语义成分的自然语言进行模态逻辑描写并为以后自然语言的形式化分析作出铺垫。这种尝试性创新研究为人工智能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2. 本书在英、汉语学界对情态范畴研究的基础上,对俄、汉语情态范畴类别及其子范畴类别进行界定,使得俄语情态范畴框架明晰化。通过俄、汉语情态谓词对比,深化对俄、汉语情态谓词表达的情态系统的认识,为普通语言学理论提供更多的具有类型学意义上的实证。

3. 通过俄、汉语情态谓词及与情态谓词相关的其他范畴的互动研究,使得该研究成果对语篇人际意义、话语表现、翻译理论及实践、外语教学、计算语言学具有借鉴、推动作用。

第四节 本书研究的方法和语料来源

本书以国内外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在各自领域关于情态研究相关成果为理论基础,其中包括:吕叔湘、朱德熙、马庆株、B. B. Виноградов、H. Ю. Шведова、И. Б. Шатуновский、Е. В. Падучева、F. R. Palmer、W. V. O. Quine、J. Coates 等人的研究成果。

本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共时、历时研究法,历史比较法,对比分析法,上下文分析法,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等。

本书研究的语料包括俄语语料和汉语语料两个部分。俄语例句出自《俄语国家语料库》(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рп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汉语例句取自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CCL 语料库检索系统(网络版)》。

英语事例取自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 (COCA)。如非上述之一, 则注明了出处。汉语词汇的释义出自《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 以及《现代汉语八百词》(2006), 俄语词汇释义出自 С. И. Ожегов, Н. Ю. Шведова 主编的《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2003)。

第五节 本书中的术语和译名

本书关于术语的翻译以沈家煊先生翻译的《现代语言学词典》(2007) (戴维·克里斯特尔编著) 和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语言学名词》(2011) 为准。本书中出现的所有术语均给出原文标示, 对英、俄语学界针对同一术语给出的不同翻译以上述两部工具书为参照标准。

对于本书首次出现的人名我们给出全称形式, 再次出现只给出姓氏。为避免术语及译名使用的混乱, 本书附录中包含术语对照表、术语索引和人名索引。

模态 (модус) 在本书中表示: а) 模态逻辑中的模态范畴; б) 有些语言学家用模态表示情态 (модальность), 本书涉及该语言学家时用模态 (модус) 表示情态 (модальность)。

第一章 情态范畴的多维阐释

语言学研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对语言的历史现状各层面作出细致的描绘，揭示纷繁语言现象各层面的结构规律，具有描写性（описательность）；另一种对挖掘出来的结构、现象进行合理的语义、语用解释，揭示语法、语义和语用的互动关系，具有解释性（объяснительность）。前者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该学派以哲学上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为基础，以口问手记实地调查为手段，对语言事实作出客观、精确的描述。后者在其内部可以划分为两种流派：一派为形式主义语言观，另一派为功能主义语言观。

形式主义试图从语言结构内部去寻找解释，语言结构受一定的规则控制，这些规则是人类固有的，语言的普遍现象应看作人类机体先天形成的特征；功能主义者试图从语言结构外部寻找解释。语言的功能主要是交流信息，语言的结构是语言为了达到信息交流的目的而自我调适的结果。语言的普遍现象可以从交际目的、语言使用者的生理和心理素质、语言使用环境三方面得到解释。形式主义者认为句法独立于语义，句法和语义独立于语用。功能主义者则认为语用是包容一切的框架，研究语义与句法必须在其中进行，语义从属于语用，句法从属于语义。^①

针对形式主义所具有的种种弊端，认知学派应运而生。认知语言学家主张运用普遍的认知方式来解释语言的形式和功能，研究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认知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② 功能语言学侧重语言的社会方面，主要从语言的社会功能和使用情景来研究语言，将语义置于中心位置，但也不排斥心理方面的研究。认知语言学更侧重语言的心理方面研究，强调认知方式在语义形成中的作用，同时也重视社会文化、百科知识对于语义理解的必要性。

① 严辰松：《功能主义语言学说略》，《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② Langacker, R. W.,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0, p. 261.

本章在语言学不同流派转换更迭背景下,针对情态在不同语言学流派及相关学科的不同表现,分别从结构主义、语义、语用和认知四方面给予充分的描写,从历时、共时角度展现情态观在不同语言学派别流变、更替中所具有的全貌。本章所采用的描写原则为以点带面,不求展现“情态”在同一语言学流派共时平面上的全部观点及表现,只以最具代表性的情态观作为切入点,作出充分阐述,并结合具体语言实例加以分析。

第一节 俄罗斯语言学中的情态范畴

在语言学发展历程中,语句内容层面的二元对立由来已久。如:模态(модус)与断言(диктум)、内涵动词(интенциональный глагол)与内涵客体(интенциональный объект)、意向动词(иллокутивный глагол)与言说行为(локуция)、情态成分(модальный компонент)与命题(пропозиция)等。^①其中,模态与断言的二元对立最早可见于经院逻辑理论中。^②法国语言学家 Ch. Bally (巴利)首先将上述二元关系引入语言学,他认为句子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与思维主体通过心智活动建构的描写形式相对应”,称为“断言”(диктум),另一部分是“对客观断言的补充”,“表达思维主体针对描写所建构的模态(модус)”^③,“由情态动词(модальный глагол)和情态主体(модальный субъект)构成”。^④本节以俄罗斯科学院诸版本语法著作为例,对情态观在俄罗斯语法体系中的嬗变予以分析;对客观情态所表达的内涵进行甄别,提出本节相关看法。

①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М.: Наука, 1976, стр. 62.

②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Типы языковых значений: оценка, событие, факт*, М.: Наука, 1988, стр. 3.

③ 语言学中的“情态”(модальность, modality)与逻辑学里的“模态”(модус, modal)具有本源联系。模态(modal logic)研究由模态词构成的命题及其推理的逻辑学科。(彭漪涟, 马钦荣 2010: 356)二者不同之处在于逻辑学是通过符号公式来解释、研究体现在语言中的模态意义(思维形式及内容),而语言学则把语言中所有表情态意义的具体语言手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逻辑学中的“模态”与语言学中“情态”所表达的内涵相等价,但是在语言学中“情态”与“模态”往往不加区别。

④ Балли Ш., *Общ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вопросы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УРСС, 2001, стр. 44.

一 从俄罗斯语法体系看情态观的嬗变

在俄语学界,首先研究情态范畴的是语言学家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他追溯了情态研究的历史,列举了诸多表达情态的语言手段,界定了情态的内涵和外延。^①

Виноградов 将情态范畴界定为说话人对句子内容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所持的态度。他认为,任一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完整语句都包含情态。在他看来,情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说话人的视角,Виноградов 所定义的任何一种情态意义,都反映了言语主体的某种态度。该观点同样延续到他所主编的苏联科学院 1952—1954 年《俄语语法》体系当中。

Виноградов 虽然没有对情态范畴的具体分类做出界定,但是他认为,情态范畴具有主观层面和客观层面。表达内容相对于客观现实关系的情态范畴在之后的语法著作中被称作客观情态 (объективная модальность),或者被称为基本情态、述谓情态 (предикативная модальность)。客观情态是任何表述的必需特征,是构成句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范畴。客观情态从现实/非现实的角度表达相对于客观现实的关系,该关系通过俄语中的两个语法素 (граммема) ——动词的陈述式 (изъявительное наклонение) 以及假定式 (сослагательное наклонение) 进行表达。情态的边缘成分是情景情态 (ситуативная модальность),它从行为方式 (行为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期待性等) 角度来描写客观情态意义。^② 与客观情态相对的是主观情态,这是说话人相对于表述内容的态度。主观情态构成了“句子情态色彩的第二层面”^③。

继 Виноградов 之后,Н. Ю. Шведова 在苏联科学院 1980 年出版的语法著作 (以下简称《80 年语法》) 中对情态的内涵与外延作出更加确切的说明。

(一) 明确界定了客观情态与主观情态。她认为主观情态区别于客观情态不是每个语句的必备因素。主观情态内涵丰富,表达手段多样,有语

①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О категории модальности и модальных словах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М.: Наука, 1975, стр. 56—87.

② Рагозина Е. В., О составе модальных значений и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их реализации в вопросительных предложениях, Вестник Вол. ГУ. 2008, (1), стр. 32.

③ Ляпон Р. О., Модальность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3, стр. 123.

调、专门句法结构、词序、语词叠用、实词与语气词的组合、实词与感叹词的组合、插入词和插入词语的组合等多种表达手段,这些手段还可以组合起来共同表达主观情态意义。

(二) 由动词、短尾形容词和述谓词表达的可能、愿望、应该、必须或强迫等意义。表达上述情态意义的谓词如 можно (可能), нельзя (不能), надо (应该), нужно (需要), необходимо (必须), должен (应该), обязан (有义务做), мочь (可以), хотеть (想), желать (希望), следует (应该) 等。一方面,含有上述语词的句子可以与表示相关客观情态意义的句子形式互相对应。另一方面,上述谓词包含对某事的个人主观态度,从而接近主观情态意义。

(三) 肯定、否定和疑问意义也被当作情态意义。^①

主观情态成分涵盖了不同的语言现象。Е. В. Падучева 将主观情态的载体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表述中的一些语言单位,说话人通过它们表达对该表述本身的态度:其内容、形式、可信程度、该表述与其他表述的关系等。唯一的限制是,这种态度不能在表述结构中通过表示说话人的第一人称述谓来表达。^②

主观情态的传统定义中,并没有规定主观情态应当是隐含表达的,但是在限定主观情态范畴的时候考虑到了这一点。由于命题意向谓词已经显性地表达了主观情态,这类句子被排除在主观情态研究范围之外。因此,苏联科学院《80年语法》并不研究类似 Я уверен, что он придёт (我相信,伊万会来)的表述,而仅研究像 Он,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идёт (他毫无疑问会来)的表述。因为,后者言语主体表达的主观情态性是通过情态副词 безусловно (毫无疑问)来体现的,该表达方式使得言语主体处于隐性地位,以第一人称“我”表达的显性言语主体并没有体现。

我们认为,将以“我”为显性主体的情态表达手段从情态诸多表达手段中予以排除是有失偏颇的,显性主体“我”在相应的言语情景中不仅表达了客观命题,也传达了“我”的主观态度,具有情态性。

《80年语法》同样也将 можно (可能), нужно (需要), необходи-

① АН СССР. ,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 II, М.: Наука, 1980, стр. 214 – 236.

② Падучева Е. В. ,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емантика времени и вида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6, стр. 299 – 300.

мо (必须), может быть (可能), должен (应该) 等排除在主观情态研究范围之外。我们认为情态谓词所表达的情态意义介于现实性与非现实性之间, 具有潜在性。如 Иван может убить медведя (伊万能打死一只熊) 不仅对情态谓词的主体“伊万”所具备的能力做客观的描述, 而且也表达了言语主体对“伊万能打死熊”这一命题所描述事件可能成真的判断, 相比 Иван убил медведя (伊万打死了一只熊) 这样的直陈句而言, 其所含有的主观情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 我们认为不应将情态谓词从主观情态范围内排除。

同时,《80年语法》将“式”(наклонение)范畴从主观情态范畴表达手段中排除是缺乏依据的。Было бы сейчас лето (现在要是夏天多好) 表达意愿式的行为主体是说话人, 该主体并没有通过第一人称代词显性表达出来, 符合隐性主体的规约。当然, 我们认为无论显性主体还是隐性主体, 只要表达了言语主体的主观态度, 就应该符合主观情态的界定。

第二类表达主观情态的载体通常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表达说话人在特定言语行为中的交际意图。该类型主观情态在《80年语法》中被称为纯评价意义 (собственно оценочные значения), 基本意义类型包括: 同意/不同意、采纳/拒绝、意志、惊讶、困惑、不解等。

综上所述, 表达上述主观情态载体的共同特征体现为: 具有表达情态的隐性主体; 言语主体参与表达情态范畴的阐释。^①

1990年, Шведова 和 В. В. Лопатин 主编的又一部《俄语语法》(以下简称《90年语法》)问世, 在该著作中, 作者对情态范畴的内涵进一步扩展。重新界定了四种情态类型: a) 按照交际意向的不同区分为肯定—疑问—祈使的对立; b) 按肯定—否定的特征进行区分的语句; c) 按照现实/非现实的特点区分为现实性—可能性—推测性—非现实性的对立语句; d) 用情态谓词表达的主谓之间联系的各种变体意义 (хочет, может, должен, нужно, необходимо) 等。^② 上述情态类型的划分也体现在 А. Н. Тихонова, Р. И. Хашимова 编著的《语言学术语百科指南》

① Падучева Е. В.,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6, стр. 299—301.

② Шведова Н. Ю., Лопатин В. В. Краткая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м.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а, 1990, стр. 564.